

略论东坡词之兴寄

——以《卜算子》（黄州定慧院寓居作）为例

姜威

长春北湖学校

摘要：“兴寄”是古代文学理论重要概念，本是诗学理论概念，后来被引用到词体文学评论中。苏轼作词尤为重视主体情性抒写，其词中不乏“兴寄”手法的运用。本文拟将以《卜算子》（黄州定慧院寓居作）为例，论述苏轼词之兴寄。首先，解释“兴寄”之义；其次，论述苏轼词“兴寄”之特点。最后，从创作心理及时代因素两个方面探讨东坡词“兴寄”特征之成因。

关键词：苏轼；东坡词；兴寄；以诗为词

【DOI】10.12252/j.issn.2096-6288.2023.07.190

苏轼作为北宋一代文坛盟主，在诗、文、词方面皆取得了卓越的成就。苏轼作为豪放词派的代表作家，在词的创作方面取得开创之功。苏轼首将诗法移植入词，提出词“自是一家”，为词这种文学体式的发展指出了向上一路，使词取得了与诗并驾齐驱的地位。苏轼以“以诗为词”作为创作实践的指导思想，因而其词多有寄托。其词《卜算子》（缺月挂疏桐）寄托身世，感慨遥深，耐人寻味。

一、“兴寄”释义

“兴寄”是我国古代诗学批评理论重要概念之一，讲究“兴寄”也是中国古代诗歌批评的一个重要特点。“兴寄”又称“寄兴”，最早可追溯到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。《诗经》中已有“赋、比、兴”三种手法，“比、兴”已经肇始；《楚辞》中已出现以香草美人寄托美好理想的手法。初唐诗人陈子昂率先使用“兴寄”这一概念。他在《与东方左使虬修竹篇并序》中写道：“仆尝暇时观齐、梁间诗，彩丽竞繁，而兴寄都绝，每以永叹。思古人，常恐逶迤颓靡，风雅不做，以耿耿也。”^[1]陈子昂批判前代诗风，认为其“彩丽竞繁”而“兴寄都绝”，尤其强调“兴寄”的重要性。罗宗强在《隋唐五代文学史》中指出：“兴，是兴发感情；寄，就是有感而作，作而有所寄托，侧重点在寄托上，这是对比兴说的一个发展。”

“寄兴”原是诗歌创作的所重视的，发展到后来，评论家不仅将其用以诗歌评论，同样用以评论词这种文体。“兴寄”这一概念发展至宋，已经被从诗学理论概念引入词学评论中。刘克庄是第一个以比兴寄托来评词的。在这一过程中，苏轼功不可没。苏轼提出了“以诗为词”的创作主张，移诗法入词，为推尊词体做出了巨

大贡献。苏轼虽未明确提出“尊体”口号和任务，但其客观上所起到的作用是文学家们所有目共睹的。苏轼的主张为词的发展指出了向上一路。然其作品亦因其“以诗为词”的创作主张饱受诟病。其中以陈师道和李清照的品评最具有代表性。陈师道《后山诗话》道：“子瞻以诗为词，如教坊雷大使之舞，虽极天下之工，要非本色”。^[2]李清照《词论》云：“晏元献、欧阳永叔、苏子瞻学际天人，作为小歌词，直如酌蠡水于大海，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，又往往不协音律。”^[3]二人虽在批判苏词非词之本色，却从反面证明了东坡词“类诗”之特点。

清人论词重“寄托”。朱彝尊谓：“词虽小技，昔之通儒巨公往往为之。盖有诗所难言者，委曲倚之于声，其词俞”，常州词派代表人物张惠言论词强调比兴寄托，以儒家诗教作为其词学理论基础，提出“比兴变风之义”。常州词派另一位代表人物周济同样推崇“比兴寄托”，他在继承张惠言理论的基础上，丰富了该派词学理论体系，从文学创作过程入手，提出“寄托出入”的主张。他在其论词作品《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》中道：“夫词，非寄托不入，专寄托不出，一物一事，引而伸之，触类多通……抑可谓能出矣。”^[4]其实重视“寄托”已经是词向诗靠拢的一个特质。

二、寄慨身世、针砭时弊

苏轼《卜算子》词并不仅仅写了此时此刻的心情，而是寄托了更为深刻的思想内蕴。苏轼本应仕途顺遂，然而却因为小人毁谤而遭遇不测，见谗被疏，于是郁郁不平的苏轼在黄州每写诗文必写襟怀，并将坎坷的身世之感、孤高傲世之志写进了词中，并暗喻了时局的动荡与黑暗。

苏轼词之兴寄，主要见于其咏物词作当中。东坡咏物词中多有寄托，将身世之感寄寓物中。在词中表达身世之感实为南唐李后主首创。南唐覆灭后，后主词的内容一改前期对繁华富丽生活的描写，转而抒写家国之悲，身世之慨。李煜将士大夫之思融入词中，为词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。然而，后主写词仅是将词内容扩大到抒写怀抱的程度，并不重寄托。吴梅亦在《词学通论》中指出后主入宋后之词“自写襟抱，不事寄托”。^[5]而苏轼之词在感慨之余，寄托遥深。且看其词《卜算子》（黄州定慧院寓居作）：

缺月挂疏桐，漏断人初静。时见幽人独往来，缥缈孤鸿影。惊起却回头，有恨无人省。拣尽寒枝不肯栖，寂寞沙洲冷。^[6]

此词作于苏轼寓居黄州时期。夜凉如水，苏轼心中抑郁难平，在这个寂寥的夜晚，他独自一人徘徊于定慧院中，清寒孤冷，寂寞如影随形。

词人在作品中感慨不幸的身世遭际，寄托遥深。一句“拣尽寒枝不肯栖，寂寞沙洲冷”道出作者高蹈独立，不同流俗的高尚品格。宋代颍阳居士评苏轼此词云：

“缺月”，刺明微也。“漏断”，暗时也。“幽人”，不得志也。“独往来”，无助也。惊鸿，贤人不安也。回头，爱君不忘也。“无人省”，君不察也。“拣尽寒枝不肯栖”，不偷安于高位也。“寂寞沙洲冷”，非所安也。^[7]

嗣后，后代学者亦有类似评论。清人张惠言和李佳分别沿用了此种说法。唐圭璋评此亦谓：“此词借物比兴。人似飞鸿，飞鸿似人，非鸿非人，亦鸿亦人，人不掩鸿，鸿不掩人，人与鸿凝为一体，托鸿以见人。”苏轼此词将己喻为鸿，二者融为一体，以“孤鸿”的孤凄映照自身处境之孤，堪称妙笔。

在《卜算子》一词中，作者以“孤鸿”喻己，将自己身世飘零，故乡难归的贬谪之悲寓于词中。此词表面上写的是“孤鸿”，实则写的是词人自己内心的孤独与落寞。“孤”字恰巧与东坡此时孤独寂寞的心境暗合。作者在这首词中应用了多个凄清冷寂的意象来表现自身处境之不幸。“缺月”、“疏桐”，“寒枝”表萧疏清冷，“漏断”表时间向晚，“幽人”、“孤鸿”都表现了孤独之感。此时东坡一人驻留于黄州定慧院，夜半“缺月”高悬，寂寥无人，唯有与“疏桐”为伴，此种

情境是何等的萧疏冷落。

人们常以圆月为喻圆满，那么，“缺月”则暗示遗憾，月光不似满月般明亮，则暗喻社会环境之阴暗。

“疏桐”暗指时节，此时正值十二月，万物凋零，顾桐树枝叶稀疏。萧疏的桐树枝条上悬着一弯残月，暗指环境孤凄，心境之凄冷。“漏断人初静”一句交代时间为夜晚，人们已然就寝，此时万籁俱静。正如词人此时心中的孤寂落寞。词人一人来到庭院，见鸿影缥缈无端，亦真亦幻，与独来独往的“幽人”的处境正相契合。幽人独往于天地之间，天高地迥，何处是栖身之所？如此孤独和遗憾却无人理解，不被赏识。“拣尽寒枝”与“寂寞”句，将词人与鸿合而为一，暗示宁愿忍受凄冷也不愿与流俗同流之志，道出心境之苍凉与人格之孤高。“不肯栖”并非“无以栖”，这种孤独落寞，其实也是自己的一种主观选择。

苏轼《卜算子·黄州定慧院寓居作》一词将以“缺月”象征所处社会环境之幽暗，以“孤鸿”暗指自己，将贬谪的悲凉、无人相伴的孤独、不被重用的惆怅、社会政治环境的不尽如人意集中表现了出来，在词中寄托了沉重的身世之感和对社会政治环境的主观感受，使这首词具有了深刻的思想价值。苏轼孤高傲世的人格特质与特立独行的主体追求亦在词中得以展现。

三、创作心理及时代因素

（一）动荡的时局与小人的谗害

据史料记载，《卜算子》词写于宋神宗元丰六年。这一年苏轼正因“乌台诗案”被贬于黄州。“乌台诗案”发生在元丰二年（1079），是年四月，苏轼到达湖州任知州。湖州是鱼米之乡，而近年来灾害频仍，饿殍遍地，百姓死亡五十余万人。

苏轼在文中曾感叹道：“来往三吴一梦间，故人半作冢累然。”^[8]而此时，朝中党争激烈非常。自从王安石罢相之后，这场以变法为中心展开的论战，逐步演化为排除异己的政治斗争。苏轼《湖州谢上表》中的“陛下知其愚不适时，难以追陪新进；察其老不生事，或能牧养小民”两句牢骚之语，让他成了监察御史里行舒亶等人攻击的对象。舒亶攻击苏轼讽刺新法、诽谤朝廷和皇帝。然而，舒亶所举的例子并非苏轼因文中事所抒发的本意，而是经过断章取义拼凑而成的。另外，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断截取“新进”、“生事”等辞上奏要求弹劾苏轼，指责苏轼“妄自尊大”。御史中丞李定也提

出苏轼不思悔过、毁谤朝廷、怨恨圣上等多条罪过。神宗最初本不欲追究，然而在御史的接连围攻之下，迫于无奈，只好命人带苏轼入京问话。

最后，太长博士皇甫遵主动要求前往湖州捉拿苏轼。皇甫遵领旨后，与其子日夜兼程赶赴湖州。皇甫遵一行人到达湖州公堂时态度十分倨傲，要求苏轼即刻启程与其回京。于是苏轼匆匆作别妻子，被皇甫遵如捉鸡一般抓捕回京，可以说苏轼此次被捕毫无尊严可言。苏轼深感此去前途未卜，料定自己必死无疑。于是在狱中作多首诀别诗给苏辙，诗中流露出了凄苦之音，如《狱中寄子由》：

圣主如天万物春，小臣愚暗自忘身。百年未了先偿债，十口无家更累人。是处青山可埋骨，他年夜雨独伤神。与君世世为兄弟，更结人间为了因^[9]。

柏台霜气夜凄凄，风动琅玕月向低。梦绕云山心似鹿，魂飞汤火命如鸡。眼中犀角真吾子，身后牛衣愧老妻。百岁神游定何处，桐乡知葬浙江西^[10]。

苏轼与其弟苏辙感情深厚，思及自己命在旦夕，家人此后将生活无着，遂作了这两首诀别诗。诗中饱含功未成而身先死的遗憾、对家人以后生活的担忧及对自身凄凉处境的悲叹。苏轼在诗中首先表明了自己对皇帝的忠心，直言自己之所以有这样的下场，皆因为自己的愚顽不灵。乌台诗案对苏轼来说是一场巨大的打击。他在这场灾难中险些失去性命，幸而在王安石、章惇等人的劝谏之下，加之曹太后出面干预，最后神宗皇帝才念及苏轼的才华将其释放出狱。

（二）抑郁难平的悲愤情绪

苏轼出狱后即被贬黄州，任黄州团练副使。这个职位地位低微，不但政治上无实权，还时常领不到俸禄，生活艰难已极。可以说，苏轼在黄州生活并不顺遂，经济拮据，政治生涯险些断送。苏轼有志难伸，有口难辩，一代文坛盟主沦落至斯，其状不免让人唏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苏轼在其词中暗喻所处环境之黑暗，乃人之常情。

由于思想受着儒、释、道的多重影响，苏轼在很多问题上能够使自己得到解脱与超越。然而乐观豁达也不能使人做到在艰苦寂寥环境下仍旧无动于衷。贬谪的景况确实打破了苏轼安稳的生活，其政治失意之悲和身世之感难免在其作品中流露出来。《卜算子》这首词不仅写出了苏轼政治上的困顿，更体现了其人格之孤傲，寄托之深刻。月色清寒，满地银光，苏轼独自徘徊于清

凉的月影之下，心中事与眼中景合而为一，幽独寂寞却遗世独立。

政治上的失意未能击倒这位天才式的文学家，却成就了他在文学上的地位。贬官黄州时期是苏轼文学上取得佳绩的时期。苏轼在黄州时期，写下了多篇传世佳作。如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《赤壁赋》，被誉为“天下第三行书”的《黄州寒食帖》等。在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中，苏轼一吐胸中不平之气，站在历史的江边绽放着满腔壮志豪情，他将千古风流人物置于笔端，穿越历史的尘烟，苏轼仿若一个打了胜仗的将军，饮马挥枪，其心中自有一番天地。贬谪黄州的遭遇虽让苏轼体会到了生活艰苦，却也让他终于有了更多的时间潜心文章，醉心翰墨，写下了多篇灼照古今的诗词文章。

结语

东坡词“兴寄”手法的运用，使其词更有思想性和深刻性。在词中寄托身世，感慨时事，是对“以诗为词”、移诗法入词的创作主张的一种实践。苏轼上承晏欧之雅正，下为辛弃疾等人导其先路，在中国词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。苏轼其人品品质高蹈，其词缥缈而具出尘之气。作为一代文豪，他如浩瀚夜空中一颗璀璨的星辰，照亮了北宋的朗朗夜空。

参考文献

- [1]（唐）陈子昂著，徐鹏校点. 陈子昂集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0
- [2]（宋）苏轼著，龙榆生校笺. 东坡乐府笺[M]. 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6
- [3]（宋）苏轼著，李之亮注. 苏轼文集编年笺注[M]. 成都：巴蜀书社，2011
- [4]（宋）苏轼著.（清）王文诰辑注. 孔凡礼点校. 苏轼诗集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
- [5]孙克强. 唐宋人词话（上）[M]. 天津：南开大学出版社，2012：312
- [6]唐圭璋编. 词话丛编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6
- [7]吴梅. 词学通论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0
- [8]唐圭璋. 唐宋词简释[M]. 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10
- [9]刘扬忠. 唐宋词流派史[M]. 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07
- [10]方智范、邓乔彬等撰，中国词学批评史[M]. 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4